

夷

堅

志

夷堅丙志目錄

卷第一八事

九聖竒鬼

陳舜民

貢院鬼

東橋土地

閻羅王

文氏女

神乞簾

南嶽判官

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魏秀才

蜀州紅梅仙

劉小五郎

羅赤脚

長道漁翁

朱真人

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偃鬼

李弼違

楊希仲

常羅漢

楊抽馬

趙縮手

守約長老

聶從志

諾距那尊者

費道樞

張四郎

道人留笠

王孔目

唐八郎

卷第四 十四事

餅店道人

麻姑洞婦人

青城老澤

孫鬼腦

閬州通判子

廬州詩

趙和尚

景家宅

蜀州紫氣

查氏餅異

小溪縣令妾

郢人捕黿

桃源石又

韭黃雞子

卷第五 十三事

李明微

葉議秀才

青田小胥

鼈逐人

西洋廟

江安世

祠川酒

卷第六 十三事

錦州驛舍

小令村民

長生牛

縉雲鱸飛

徐秉鈞女

蘭溪獄

范子珉

孫拱家猴

李秀才

十字經

温州風災

福州大悲巫

汪子毀神指

卷第七

十七事

大儀古驛

書志

紅奴兒

桃源圖

徐侍郎

長人島

諸天靈應

張八削香像

安氏寬

十

餘光

揚州雷鬼

新城桐郎

壽昌縣君

利國圩工

錢大夫妻

蔡十九郎

子夏蹴酒

周莊仲

陰司判官

沈押錄

馬迷尹

馬先覺

雷火爍金

大瀆尤生

蠅虎報

卷第八十二事

無足婦人

胡秀才

趙士過

謝七嫂

白石大王

莫東得官

黃十翁

衡山民

頂山回客

粉縣主

耿愚侍婢

江氏白鵝

卷第九 十四事

上竺觀音

鄴都宮使

二郎廟

宣和龍

温州賃宅

老僧入夢

沈先生

吳江九幽醮

后土祠夢

卷第十 十一事

方氏女

掠剩大夫

黃法師醮

應夢石人

耳聾貴遠詩

李吉爇雞

鄭氏犬

泰山府君

高教授

生肉勸酒

朱新仲夢

常熟巧者

茶肆民子

樂橋妖

劉景文

雍熙婦人詞

卷第十一十六事

李鐵笛

朱氏乳媪

華嚴井鬼

施三媪

胡匠賽神

趙哲得解

白衣婦人

錦香囊

牛疫鬼

牛媪夢

程佛子

葉伯益

錢爲鼠鳴

卷第十二十三事

舒州刻工

吳旺訴冤

朱二殺鬼

饒氏婦

蛇犬妖

芝山鬼

李生虱瘤

張二子

紫竹園女

舒州雨米

河北道士

徐世英兄弟

奉閣黎

紅蜥蜴

僧法恩

青城丈人

李主簿

吳德充

卷第十三 十三事

藍姐

長溪民

福州異豬

福州屠家兒

林翁要

郭揣友

洪州通判

金君卿妻

鐵冠道士

張鬼子

太平宰相

路當可

長樂海寇

蔡州禳災

蟹治潦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張五姑

宜都宋仙

劉媪故夫

錫盆冰花

王八郎

楊宣贊

忠孝節義判官

龍可前知

水月大師符

賈縣丞

鄭道士

黃烏喬

綦叔厚

卷第十五

黃師憲禱梨

魚肉道人

房梁公父墓

種苜香道人

朱僕射

燕子樓

阮柳州婦

兵侍郎換骨

朱氏替蝨異

金山設寘

卷第十六

十六事

陶彖子

太清宮道人

王屋山

王少保

餘杭三夜叉

張常先

華陽觀詩

秦昌齡

會稽儀曹解

王氏二妾

王省元

廣州女

確夢

異人癰疽方

王氏石銘

馮尚書

卷第十七

目錄

皮見鬼

仙巖三羊

興元夢

安國寺神

畏龍眼

茗溪龍

卷第十八

靈顯真人

閣山獠

雜肉饅頭

王鐵面

劉夷叔

張風子

韓太尉

星 金鑰

煤蝦翁

桂生大丹

國香詩

卷第十九

宋氏葬地

棠陰角鷹

猪耳環

契丹誦詩

閩州道人

徐大夫

林靈素

張拱遇仙

餅家小紅

薛秀才

朱通判

咸恩院主

汪大郎馬

濰州猪

婺州雷

雷鬼隊巾

天帝召段瓊

無町畦道人

屈師放鯉

青城監稅子

虞亮死兆

青墩竅蛇

卷第二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施聞詩夢

劉希范

荆南妖巫

時適及第

兩頭龜

鄭司業庖人

蕭六郎

房州湯泉

蠟屐亭詩

玉師子

張朝女

頂山寺

長生道人

王君儀

夷堅丙志目錄

夷堅丙志卷第一八事

九聖竒鬼

永嘉薛季宣字士隆左司郎中徽言之子也隆
興二年秋比鄰沈氏母病宣遣子沄與何氏二
問之其家方命巫沈安之治鬼沄與二甥皆
見神將着戎服長數寸見於茶托上飲食言語
與人不殊得沈氏亡妾挾與偕去追沈母之冤
頃刻二至形如生身化爲流光入母頂疾爲稍
間沄歸夸語薛族神其事時從女之夫家苦黽

怪女積抱心恙邀安之視之執二魑馬狀類猴而手足不具神將白其三遠遁請得追迹俄甲士數百建旗來前旗章畫三辰八卦舒光燁然器械悉具弩梁施八龍首機藏柄中觸一機則八龍張吻受箭激而發之躍如也無何縛三魑至又執二人一青巾一髻髻皆木葉被體命置獄考竟地獄百毒湯鑊剉碓隨索隨見鬼形糜碎死而復甦屢矣訖不承安之呼別將藍面跨馬者訊治叱左右考鞠親折鬼四支投于空而

承以槩大抵不能過前酷而鬼屈服受辭具

乃宅旁樹剗其腹得一卷書曰此女鬼也投之於口亦入其頂中是夕小愈明日神將言魑黨三輩挾大力不肯就逮方以兵見拒請擊之遽發卒數萬且召會城隍五嶽兵偵候絡繹既而告敗或有爲所剗削竄而歸者曰通郡郭爲戰場我軍卷鬪皆不利又遣鐵幘將率十倍之衆以往亦敗安之色不怡燒符追玉筭三雷院兵爲援會日暮不決後二日始有執旗來獻捷者

如世間捷旗而後加謹報二字得一箇冕服而
朱纓械之大青鬼稱爲雷部憑空立雲氣覆冒
其體鼓於雲間霆聲再震金蛇長數丈乘電光
入幽圀中沍及何甥謂與常雷電亡異而餘人
不覺其夜神將曰聞遠方神物爲諸鬼地且將
劫吾獄命檻車錮囚於內羅甲卒衛守安之焚
楮鏹數萬以犒士旣焚則已班給人纔得七錢
數日女疾如故安之復領神將來曰女鬼又爲
鬼所奪矣於是解駃禹步仗劔呵祝每俘獲必

囚之何甥自是無所覩云見神將形漸長大如人揖季宣就席與論鬼神之事曰是非真有原皆起於人心人心存而有之無無有有蓋無所致詰又語云問學曰當讀睿智顯謨兩先生文集告以世無此書曰書已爲秦政焚滅矣承烈先生者顯謨先生子也其意蓋指帝堯及文王武王又曰人無信不立果知自信則先王之道可由學而致宣外甥久病瘡女兄覩此事故異之神即傍顧曰聞親戚間有鬼瘡可并案也安

之不許明日女兄來假室治甥病神降者三人
其一類左司公呼宣小字曰虎兒吾汝父也今
爲天上明威王位在岳飛右吾兄吏部嘉言待
制弼姻家孫祕丞端朝分將五雷兵亦爲三
明當與孫公過汝宜治具以待凡捕得七鬼悉繫
獄迨夜下漏呼囚大略如人世明日神將來甚
衆自此不復離堂戶或稱南北斗真武嶽帝灌
口神君成湯高宗伊尹周公陳搏司馬溫公者
又言堯舜在天爲左右相文王典樞密孔子居

翰苑其語多鄙野可笑閻羅王續至望神將再
拜謁勅陰吏索薛氏先亡者得男女十有六人
宣父母及外舅孫公咸在皆公服帔裳一家婢
僕悉見席罷曰獄事未竟明當再來今日饌具
殊薄惡後必加豐令足以成禮遂去獨留兩偏
將徼巡云出見吏士塞途所經祠廟主者迎謁
一走卒還白曰上天以下元考功吾王轉飛天
大神王以元帥董督五院矣五院者安之所往
法也宣兄寧仲竊怪之誦言曰此竒鬼附託不

足復祀宣曰鬼神固難知既吾先人安得不
祭神將稍不懌爲奏誣寧仲等不孝請于帝滅
其筭旋得詔報可意欲以懼宣明夜十六人復
集自設供張變堂奧爲廣庭幄帟皆錦繡器用
皆金玉男子貂蟬冕服婦人禕衣侍女珠翠金
石備樂如填箎祝故之屬法所未嘗見酒既酣
奏妓爲潑寒胡曼延龍爵之戲千詭萬態聽其
音調若因風自遠而至伶官致語多識未來事
或謂不已信者皆麤俗持兩端自相繆戾頗覺

人議已左司者哭而言曰汝謂死而無知可乎
殆有相熒惑者非汝之過可繪我與孫公像并
所事神將祠于室宣曰大人死爲天神甚善子
孫當蒙福不宜見怪以邀非正之享今其絕影
響勿復來應曰諾詰旦卧未起妻淑者祕丞女
也亦疑以爲不可復祀宣未對所謂左司祕丞
者已泣于床隅曰真絕我乎淑曰阿舅阿父幸
見臨何爲造兒女子床下皆大慚曰汝言是也
吾即去遂跨虎以出淑謂長姒吾翁吾父皆正

人必不爲此殆是假其名而竊食者語竟即有
驅先二人未曰此等皆妄也真飛天王使我捕
之宣叱曰汝輩魑魅亡狀又欲以真飛天誑我
拔劍擊之則復其本質少焉盡室皆魑移時乃
沒明日法誦書堂上又有啓戶者曰二魑已伏
誅吾來報子宣以劍拂其處血光赫然它竒形
異狀者踵至皆計窮捨去其一槩辟於廷曰晝
日吾無可柰何夜能苦子耳及夜徑來逼法宣
抱之於懷魑將以物寘法口宣掩之法於手中

得藥投諸地有聲墮宣指間瘡即隱起已又
食器中淑取食之無傷也夜半不去法困急悶
悶不自持默誦周易乾卦似小定既而復然淑
取真武象挂于傍法覺如人噴水入身中冷若
冰雪魘化爲光 穿牖而滅精神始寤薛氏言
呼道士行正法魘歷指其短惟不及張彥華偶
隨請而至魘詐稱舊僕陳德華叱令吐實曰我
西廟五通九聖也沈安之所事皆吾魘屬此郡
人事我謹唯薛氏不然故因沈巫以給之欲害

其子今手足俱請從此別華去之明日妖復
作攻汙益甚華始命考召汙見神人散髮飛空
乘鐵火輪魅以藥瓢迎拒之人輪皆喪九聖者
自稱神將著紗帽赭服與道士並步剗嘆水略
無忌憚華歸焚章上奏掃室為獄寘灰焉明日
閱灰跡一鬼一婦人就繫獄吏朱衣在傍立空
中鬼反呼正神為賊將言曰勿得以戈搯我我
為王邦佐鐵心不腸人也汝何能為趣修我廟
乃已宣不復問領僕毀其廟悉斷土偶首初汙

夢爲羣猴昇入穴青色鬼牽虎齧齧然於是
其像廟既壞邦佐方引咎請於法宣還家續
七人至其一自名蕭邦貢法呼曰神將胡不擒
此即有大星出中度雲烝其下三魑扶搖而上
旋致于灰室其四脫走火輪石斧交涌雲際凡
俘鬼二十一皆斬首其十五尸印火文于背曰
山魑不道天命誅之其六尸印文稱古埋伏尸
不著墳墓害及人者竿梟其首以徇是夕啓
獄灰迹從橫凌亂而繫者才五輩將上送北鄴

金甲神持黃紙符勅示法上爲列星九中畫黑
殺符下云小大鬼神邪道者並誅之法錄示華
華喜曰上帝有命矣質明詣獄問吏吏白制勅
已定行刑可也首惡非王邦佐實蕭文佐蕭忠
彥李不逮餘不可勝計姓名不足問也甲卒以
木驢石砭火印木丸之屬列廷下吏具成案律
書盈几呼軍正按法一吏捧策書至曰已有持
旨無庸以律令從事先列罪於漆板易以朱榜
金填之立大旗書太清天樞院下揭牌曰奉勅

神將行刑吏以引示法曰有勅諸魑并其所
偶一切案誅之五雷判官者進曰元惡斃以陰
雷皆三生三死次十五人支解餘陰雷擊之引
三魑震于前酌水灌頂旋復活如是三擊乃死
以籃盛尸去三朱榜標其後曰九聖曰山魑曰
五通罪皆有狀使徇于廟相次以驢牀釘二男
四女及六魑劓者朱帕首虎文衣亦各書其罪
一人乃舊婢華奴以震死而爲厲者一人非命
而爲木魅者男強死而行疫者魑正神而邪行

者詐稱九聖者竊正神之廟食者生不守正死
爲邪鬼殺人誤國無所不至而蹤跡詭祕如某
人者皆先啗以食吞以木丸而後齧之其斃於
雷火者又二十二人竟刑皆失所在武吏持云
樞院牒致宣曰山魃之戮非本院敢違大律爲
據臣僚奏請專勅施行牒請照會初郡人事九
聖淫祠久爲民患及是光響訖熄自沈巫治從
女病以十月七日迨二十八日乃畢事首尾踰
再旬彥華所降天人與沈巫之怪無以異第語

音如鍾磬金玉細若嬰兒而怪聲則重濁類人云宣恨其始以輕信召禍自爲文曰志過紀本末尤詳子采取其大槩著諸此沅時方十四五歲

陳舜民

晉江主簿陳舜民被檄詣福州未至三驛已就館從者皆出外獨坐于堂有婦人自東偏房出著淡黃衫靚裝甚濟徘徊堂上歌新水詞兩闋舜民知其鬼物默誦天蓬呪殊不顧緩步低唱其容如初舜民益疾誦呪聲漸厲婦人頽然怒

曰何必如此趨入房乃不見

梁叔子
參政說

貢院鬼

臨安貢院故多物怪更卒往往見之乾道元年

秋試黃仲秉

鈞

胡長文

元通

芮國瑞

燁

昌禹功

永

爲考試官國子監胥長柳榮獨處一室病疔

晝卧一男子一婦人携手而入招榮曰門外極

可觀君柰何獨塊處此榮不應就榻強挽之榮

起坐澄念誦天蓬呪才數句兩人即趨出禹功

之僕取湯於中堂覺如人疾步相躡者心頗動

望堂上燈光方敢回顧乃白鵝一羣叱之即沒
長文之小史從堂後中間過遇婦人高髻盛服
凭闌坐不見其足稍前視之已失矣持更者言
每夕必見此鬼往來云

東橋土地

李允升者以進士登第用樞密使汪明遠薦得
上元令歸宜興待闕夢縣之東橋土地遣人來
迎云當作交代允升辭以當赴官不願爲此職
土偶甚怒曰汝且去上元滿一任允升到官二

年以事去竟用賊罪徙嶺南

閻羅王

林衡字平甫平生仕宦以剛猛疾惡自任嘗知秀州年過八十乃以薦被召除直敷文閣既而言者以爲不當得罷歸歸而病病且革見吏抱案牘來紙尾大書閻羅王林請衡花書名衡覺以語其家前此二十年蓋嘗夢當爲此職祕不敢言今其不免矣家人憂之少日遂卒卒之夕秀州精嚴寺僧十餘人同夢出南門迎閻羅王

車中坐者儼然林君也衡居于秀之南門外時

乾道二年

二事方
務德說

文氏女

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文氏女及笄已定昏將嫁
前兩夕夢黃衣人領至官曹判官綠袍戴幘迎
謂曰且得汝來此間錯了公事起大獄十五六
年累人不少汝且歸明日復來遂覺以白父母
殊不曉其言次夕又夢至殿下王者据案坐判
官抱文牘以上王判云改正即有人持湯一杯

於廷下飲之極腥惡出門而寤則化爲男子矣
父母驚遣報壻壻家以爲本非女子特以詐給
人投牒訟于州按驗得實乃已其語音態度猶
與女不異但改衣男服爾壻家復欲妻之以女云

神乞簾

永州譙門相對有小廟廟神見夢于錄事參軍
何生曰吾一方土地神耳非王侯也郡守每出
入必徑祠下我輒趨避之殊不自安就君乞一
簾蔽我如其言明日夢來謝

北州守何休說
錄事之子也

南嶽判官

李撫字德粹濟南人建炎初度江寓居縉雲調
台州教授單車赴官與州鈐轄趙士珪善以官
舍去學遠請於趙願易其處趙許之既徙家往
居撫稍葺鈐轄廨且謁告歸迎妻子未還教授
廨內有小樓趙氏之人至其上聞馳馬呼噪聲
恐而下則歌吹間作如大合樂遽以告趙即日
反故宅撫還亦但處元廨中久之從容謂趙曰
吾前生爲天曹錄事坐有過謫居人間而吾平

生操心復不善故所享殊弗永去此半月當發
惡瘡死敢以後事累君趙噩然曰必無是理勿
妄言才旬日疽生于腦信宿侵淫見骨果死死
數日家方飯僧庖婢在房舉止驟與常異自稱
教授來遣僕急邀趙趙至婢泣而言曰撫死矣
以在生隱惡受譴至重可令吾家用今夕設醮
謝罪于天趙即呼道士如其請婢著青袍執簡
戴幘雍容出拜外間聞之爭入觀婢炷香跪爐
與官人無少異醮竟又謂趙曰已蒙道力得脫

苦趣猶當爲異類只在郡城某橋下過三日幸
一視我三日往焉見巨黑蟒蟠屈土中半露其
脊趙酹之以酒他日婢復作撫來又邀趙謂曰
蟒禍已免今爲南嶽判官威權况味非陽官可
及得請於

上天許般家矣遺骸滿室唯君是託焉趙責之
曰君爲士人豈不知書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
无不幸早世而令一家共八鬼錄可乎婢不復
答少頃即蘇未幾撫妻繼亡三子皆幼凡其送

終之事趙悉辦之撫從兄德升尚書擢後居天
台始收卹其孤云趙之不拙說

夷堅丙志卷第一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事

舞陽侯廟

馮當可時行爲萬州守郡有舞陽侯樊噲廟民俗奉之甚謹馮以爲噲從漢高祖入蜀漢未久即還定三秦取項羽未嘗復西而萬州落南已深與黔中接非噲所得至也是必夷祇之鬼假託附著以取血食爾法不當祀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儀狀甚武坐於公庭上馮知其怪也叱之掀髯怒曰吾乃漢舞

陽侯廟食于茲地千歲矣何負於君而見毀撤
吾無所歸今當與君同處此馮以所疑質責之
其人自言爲真噲不已馮奮曰借使真樊噲亦
何足道歷試其平生所爲不少懾神無以爲計
奄奄而滅自是雖不復形見然日撓其家馮之
子年七八歲屢執縛于大木之杪如是數月馮
用公事去郡然後已

魏秀才

成都雙流縣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爲書堂

廣都士人魏君誨其羣從子弟它日家有姻

張樂命伎優伶之戲甚盛諸生皆往觀至暮僮
僕數輩亦委去魏獨處室中心頗動上堂欲尋
僧而諸僧適出民家作佛事闔寺悄然乃反室
張燈而坐夏夜盛熱牕牖穿漏松竹淒夏明月
滿庭一婦人數往來知其鬼也外戶猶未閉不
敢起益添膏油數挑燈舉手顫掉誤觸燈滅不
勝恐急登床引帳自蔽時時望庭下婦人固自
若也既又觸帳繩絕帳墜蕩然一榻空無遮

闌愈益懼不覺昏睡及寤婦人已在側魏蒼黃
無計運枕擲之婦人悵惋驚起不復出外但繞
室徘徊且笑且泣雞初鳴忽趨出少焉僧盡歸
呼語其故乃三日前民家敢一柩於此今所見
蓋其鬼云

蜀州紅梅仙

舊傳蜀州州治有所謂紅梅仙者紹興中王相
之爲守延資中人李石爲館客石年少才雋勇
於見異戲作兩小詩書屏間以挑之明日便題

一章于後若相酬答他日郡宴客中多方散石
已寢見一女子背榻踞胡床而坐問之不對疑
司理遣官奴來相汙染爲謔或使君侍妾乘主
父被酒而私出者不然則鬼也自謀曰三者必
居一于此矣不如殺之猶足以立清名于世取
劍奮而前女子起行相去數步間逐之出戶俄
躍升高木上奄冉而滅亡始大恐欲反室足弱
不能動會持更卒振鈴至前乃與俱還次夕又
至初覺暗中如小圓光漸隱隱辨人物已而成

人形雖不敢與語然財合眼必見之其友趙莊
叔遠輩兩三人同結科舉課來共宿石囑之曰
必相與喚我無令熟寐以墮鬼計然自是不復
可脫後如成都亦隨以至或教之曰青城丈人
觀神仙窟宅也君第往彼必不敢來旣而亦然
石追悔前戲付之於無可柰何久之歸東川過
靈泉縣朱真人分棟山下將入簡州境始不見
蓋歲餘乃絕石字知幾乾道中爲尚書郎

漢州德陽人劉小五郎已就寢聞門外人爭鬪
一卒入呼之不覺隨以行回顧則身元在床上
審其死意殊愴然才及門見老嫗携一女子氣
貌悲忿別有兩大神自言城隍及里域主者取
大鏡照之寒氣逼人毛髮皆立其中若人相殺
傷狀二神曰非也此女自爲南劔州劉五郎所
殺君乃漢州劉小五郎了無相于吾固知其誤
而早來必欲入君門所以紛爭者吾止之不聽
故也今但善還無恐女子聞此言泫然泣下歎

曰茫茫尋不得漠漠歸長夜遂捨去劉生即蘇

羅赤脚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携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送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沖夷先生好游漢州每

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
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
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
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
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
籃換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
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
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
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

遂付于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
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
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
盡一宮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
服者隨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
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
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
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村鎮館於陳
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

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

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竒應如神茲不載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脅次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之酒自一盃至百盃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放言文潞公入蜀事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

仲秉鈞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
氣近術談道近禪被揭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
去欲住即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
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
於袖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鬣似牛無角
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中白雲裏
好箇道人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
相逢大笑高談不是胡歌虜涕除非同道方知
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表仲舉久病起遇趙過

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柰何
趙不答但歌詞一闕曰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
周回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斗拱瓦蓋青天
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
火龍伏得虎陸地通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
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
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休遣人知須是
著便宜運轉臨時祇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
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引數杯無所言而去

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
後旬日表果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月作衛真
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
夕告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
之拂旦徑趨對門小寺得一室据榻趺坐傍人
怪其不言就視已卒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
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長道漁翁

興州長道民以釣魚爲業家在嘉陵江北每日

必擘小舟過江南垂綸於石上至晡而返老矣
尚自力不輟一日且暮猶不歸妻子遙望之民
宛然據石如常時而呼之不應疑以爲得疾其
子遽鼓棹往視見蓑衣覆其體是日未嘗雨民
元不持蓑笠行既至已死但蚯蚓遍滿身中啞
齧不置若披蓑茸然蓋平生取魚用蚓爲餌也

守約長老

漢州楊村鎮三聖寺長老守約彭州人元受業
於州之白鹿山既死其弟子在山中者夢之曰

吾已託身異類只在山下某人家宜來眠我弟
子覺而泣明日往訪焉得一犬四體純黑唯腹
下白毛一叢儼然成守約兩字乃贖取以歸

朱真人

成都民李氏居郡城北嘗有丐者至容體垢汙
可憎與之錢不肯去叱逐之入于門側遂隱不
見李氏雖怪叱然不測爲何人後三日別一道
士至顧其家人言曰汝家光采頓異殆有神仙
過此者曰無之道士指左扉拱手曰此靈泉朱

真人象也始諦視之面目冠裳歷歷可辨道士
曰真人來而君不識豈非命乎吾能以繪事加
其上當爲君出力使郡人瞻仰即探囊中取丹
粉之屬隨手點綴俄頃間而成美髯長眉容采
光潤宛然神仙中人李氏驚喜呼妻子稽首百
拜道士曰猶有一處未了吾只在對街天慶觀
今姑歸晚當復來不揖而出過期杳不至就問
之蓋未嘗有此人也李氏愈恨其不遇揭扉施
觀中張忠定參政燾爲府帥爲建小殿以奉焉

聶從志

儀州華亭人聶從志良醫也邑丞妻李氏病垂死治之得生李氏美而淫慕聶之貌他日丞往傍郡李偽稱有疾使邀之伺其至語之曰我幾入鬼錄賴君復生顧世間物無足以報德願以此身供枕席之奉聶驚懼但巽詞謝李垂涕固請辭情愈哀聶不敢答趨而出徑還家再招不復往迨夜李盛飾治容扣門就之持其手曰君必從我聶絕袖脫去乃止亦未嘗與人言後歲

餘儀州推官黃靖國病陰吏逮入冥證事且還
一使揖使少留將有所覩又行至河邊見獄吏
捽一婦人持刀剖其腹擢其腸而滌之傍有僧
語曰此乃子同官某之妻也欲與醫者聶生通
聶不許見好色而不動心可謂善士其人壽止
六十以此陰德遂延一紀仍世世賜子孫一人
官婦人減筭如聶所增之數所以蕩滌腸胃者
除其淫也靖國素與聶善旣甦密往詢之聶驚
曰方私語時無一人聞者而奔來之夕吾獨處

室中此唯婦人與吾知爾君安所得聞靖國具
以告由是播於衆口時熙寧初也王敏仲勸善
錄書其事他曲折甚詳然頗有小異又無聶君
名及李氏姓聶死後一子登科其孫曰圖南紹
興中爲漢州雒縣丞屬仙井喻迪孺孺作隱
德詩數百言以發潛德其詞曰太虛八境初無
二中有道人常洞視借問道人何等公從志其
名聶其氏華亭春酣戰桃李香氣入簾人破睡
凌波微步度勞塵施子同心傳密意道人不動

如澄水看破新裝小年紀回身向郎郎忍弃愁
眺月華空掩涕含羞轉態春百媚而我定心初
不起世人悠悠初未知故有冥籍還見記儀州
判官臨穎生良原田夜黃衣吏手提淡墨但倉
黃門列陰兵更竒侷昧爽堂皇勢呀豁玉帶神
君氣高厲靖國再拜呼使前案頭吏抱百葉紙
數行具書一善事聶君夜卻淫奔李由來胷中
無濁見前塵百暗心常止一室超然方隱几入
眼狂花亂飄墜定情豈復顧條脫合歡未許同

陽燧坐令密行動幽祇棘使華年增一紀出門
仍問紫衣翁陰誅與世無差異百業部中分次
第忠孝弃捐神所剿殺生之報定何如朝生暮
死蜉蝣爾踏翠裁紅可憐妓濯足瓊漿被鞭笞
房公湖邊秋色裏阿孫圖南前拜跪和頭授我
如上事願謁英篇書所以我聞南曹北曹天有
咫尺天知地知元密邇豈惟妙藥徹五藏況復寶
鑑懸千里幽中諒有鬼能言密處須防墻有耳
諸生舉止雖細微動念觀心實幽邃端知天上

戊申錄託盡人間不平地東鄰西舍揔不知却
有鬼神知子細障礙爲壁通爲空只有此心難
掩蔽云何是中有明暗至行通神裁一理道人
兩眼無赤青指定人間幾真偽趙驊已矣馬元
死郡有隱德如君子嗟我諸生苦流轉奔色奔
聲復奔味其間貪魃尤陰詭收索携提入饒喙
都兒阿對共擲廠笑殺官人常夢穢雖云幽暗
巧規避僮僕羞之那不愧哀哉詭譎王冀公未
省胡顏向祁眷我愛昔人尤簡貴寡欲清真有

高氣曠然澹處但真獨會中豈復留塵累生死
幽明了不期是心默與神明契王忱繡被下庭
堂李約寶珠存含禭九原可作吾與歸歛膝容
之想幽致喻公詩頗竒澀或不可曉云

此卷皆黃仲秉云

夷堅丙志卷第二

夷堅丙志卷第三十一事

黃花佹鬼

成都人楊起字成翁政和中興鄉人任阜同入京赴省試出散關下行黃花右界中此地素多寇不敢緩轡馬瘡僕痛三暑倦困入道旁僧舍少憩長廊聞寂不逢一僧兩客即堂上假寐楊睡未熟一青衣童長二尺面色蒼黑自外來持白紙一幅直至于傍欲以覆其面相去尺許若人掣其肘不能前童却二咨嗟久之掩泣而去

揚以爲不祥洒淚自悼亦不敢語人是夕泊村
店中方就枕童亦至徑造臯側以所携巧紙蒙之
退而舞躍爲得志洋洋之態臯不覺也明日行
三十里間逢清溪流水二人往濯足畢事揚先
登臯方以滌蕩爲愜未忍去忽大聲疾呼揚回
首視之已爲虎銜去矣始知所見蓋俚鬼云揚
是年登科

諾距那尊者

州青神縣中巖山諾距那尊者道場也山下

三石筍峭才鼎立游人齋戒住宿多獲見華幢
豪光之瑞臨却宋似孫過其地逢一僧在前酣
醉跌宕挂新笋三枝於杖頭時方午暑殊可憎
然未嘗語也僧回首咄曰我不飲酒君何得以
犯戒謗我宋怒不對猶以其醉強忍不與校僧
又曰知君是依政宋官人薄有淨緣故得至此
宋忽悟其人負三笋豈非尊者示現乎下車欲
致敬無所覩矣

李弼違

李弼遠者東州人建炎間入蜀後爲蜀州江原
宰與邑人胡主游胡生妾四川都轉運使之女
女嘗陷虜後乃嫁胡弼遠每戲侮之至作小詩
以資嘲誚胡積不能堪采撫其公過肆溢惡之
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適爲幹官證以爲然下
其事於眉州州令錄事參軍閻志典治逮捕邑
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贓弼遠當官清
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爲價錢七百五
十指爲虧直志以爲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

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違不勝忿自刎死
死財一月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明
生亦卒恣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流縣就郭外民
家宿夜且半聞扣寢門者問爲誰曰弼違也又
問之荅曰弼違姓李君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關
吾自能穿隙以過語畢已在牀前立恣甚懼回
面向壁引弼違曰君不欲見我當以項下不繫
之故吾今日掩之即解署間帛匝其頸恣不獲
已起坐弼違曰吾前寬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

衆非君來證之不可君固知我者今祿命垂盡
故敢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人甚多天符在是可
一閱也取手中文書示恣如黃紙微淺碧其上
皆人姓名而墨色濃淡不齊弼違指曰此卷中
皆將死墨極濃者期甚近最淡者亦不出十年
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于人間知幽有鬼神可
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恣略能記所書它日其
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
驗之也恣少時亦卒

費道樞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
長安舍于燕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
家婦媯然倚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
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
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得至此曰我父京師
販繒主人也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今亡
貧無以歸不能忍獨宿冒恥就子費曰吾不欲
犯非禮汝之情吾實知之當往訪汝父令遣人

迎汝汝勿怨婦人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某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所託是以來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真是也願聞其說真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果所見女之時即日遣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大夫爲巴東守

楊希仲

楊希仲字季達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客主人小婦少而蕩詣學舍調客欲與綢繆希仲正色拒之遂去其妻在鄉里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自操持不欺暗室神明舉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妻覺不知何事也歲暮夫歸始言其故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一人

張四郎

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立以禦魍魅救疾疫後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莫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沙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惡其僂言叱使去旣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悔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采始疑爲

人俄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土耜字益夫
仕至祕閣脩撰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
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
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
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
坐延入僧顧其僕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
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子泣請曰尊

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正啓醮筵舉家內外
以絕葷饌乞以付鄰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
熟就廳踞坐折肉滿椀分寘上真九位乃食其
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
至謝曰坐生時罪業見責爲難賴常羅漢悔謝
之賜今解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
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卒今肉身猶存

道人留笠

永康青城山每歲二月十五日爲道會四遠

至巨室張氏唐氏輪主之會者既集則閉觀門
須齋罷乃啓一日方齋有道人扣門欲入閣者
止之呼罵不已閣往告張氏子張慮其撓衆堅
不許其人不樂乃往山下賣茶家少駐索筆題
壁間脫所頂笠挂其上祝主人曰爲我視此徐
當復來去未久笠如轉輪旋繞於壁上見者驚
異走報觀中人共揭笠觀之得詩一首其語曰
偶乘青帝出蓬萊劒戟崢嶸遍九垓綠屨黃冠
俱不識爲留一笠不沉埋衆但相視悔恨然無

及矣

楊抽馬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
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笥中所携數啓之
而信既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謂與人抽檢祿
也馬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竒其居舍南
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榻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
人不可過此過則遇竒禍縣人皆相戒勿敢往
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

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練帛賣于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旣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騾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騾其庭行久不反騾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杻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

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
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揚言曰賢叔某有信來
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
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
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
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
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扑樹內蛇崇爾急
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
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

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妄後楊受杖歸書符遺忱使挂于樹女即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己及妻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即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

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祕不可
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榜
百餘人預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
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
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第幾沓中如
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
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
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
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

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寃當督報謹志之勿視
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
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
踈其左肋下即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
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揚在室告其妻令以
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
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
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
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

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
欣然延納與共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香不
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為三鮮
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竒禍作非
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揚曰與君
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
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揚笑曰此易爾
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
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

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
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
勝喜即日携謝錢且携酒榼過楊所楊曰吾家
冗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
對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
爲不類婦亦頻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
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
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
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鬼去

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扣所向楊荅
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
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
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簽書故加
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王孔目

成都孔目吏王生住大安門外每五鼓趨府必
誦犬隨求呪一通將及門率值婦人行汲如是
久之一旦有感志誦呪稍輟婦人忽至前曰我

每旦將過此吾主公必夙興如有 敬者故我
汲水不敢緩今日獨否君豈有所慢乎王生竦
然而去固不曉其語晚歸過江瀆廟心動亟入
瞻謁見壁畫一婦人手持汲器蓋平生所見者

唐八郎

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喜
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
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
升木抄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

火又嘗摩拊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
爲吾父柩居亡何趙老果死久之告人曰張天
師在仙井我將從之游弃家而行至仙井每夜
臥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負彥
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縝丞相同必繼魁多
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旣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
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
家皆喜彥材旣入試誤有所識於白襪上爲內
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末

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
去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
免舉衆士俱不利負顯道興宗家以肉菹作餅
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
物可以爲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
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
逢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
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咤曰吾聞八
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竒藥方書乎發視之白

紙也急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
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遲了
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

此卷皆負興
宗顯道說

夷堅丙志卷第三